

高水準的讀物

• 38之 •

無名島

勒法爾 原著

文 出 版 社 印 行

無 名 島

勒法爾 原著

楔子

約琴·哈耳司獨自一人坐在店舖裏清算賬目。說起來是店舖，其實不過是一間狹長的小屋子。也許是長久不曾經過打掃的緣故，牆壁和天花板都顯得黑黝黝的。屋子裏陳設得很簡單：一張櫃台、一個書架、幾把椅子與一個保險箱。這店舖所在的地方是阿姆斯特丹（註：荷蘭最大都市之一）貧苦區域的一條最貧苦的道路。

這是十月裏的一個下午，外面正落着雨。這裏的雨不和別的國度的雨一樣。它慢騰騰，綿綿不斷地，從那暗淡的灰色天空飄在石磚砌成的道上，步履落在上面就會發出沉悶的聲音，圍牆也因過於潮濕而發霉。在房屋的內部，壁上的粉飾到處剝落，牆壁與地板會合的地方有大小不一的縫穴，時時有肥大的老鼠出入。

鐘敲了六下；這是約琴·哈耳司該休息的時候了。他正預備闔上他的賬簿，却聽見敲窗的聲音。他抬起頭來，用手一推，把保險箱鎖上，隨即起身去開門。

門一開，立刻有一陣風吹進屋來，火爐裏冒出一股煙，一個人影在門框上出現。

「什麼事？」哈耳司問道。

「寶石匠約琴·哈耳司是住在這裏麼？」

「是的。你有什麼事？」

來人走進屋來，用懷疑的眼光四下張望，同時又像一隻落水狗似的搖搖身體。水從大衣上流到腳邊，聚成一大灘，帽緣也有水珠落下。他的兩眼向四周望了一轉，之後就停在屋主的身上，隨即他走到火爐旁邊站住，一言不發。

這種樣子哈耳司好像是看慣了的，他毫不顯得慌張，一聲不響回到櫃台後面，打開抽屜，拿出一件東西，然後開口問道：

「你有什麼見教？」

「這裏，」客人說着就從大衣裏拿出一隻用繩收口的皮袋。他解開袋口長繩，把裏面放的物品傾倒在櫃台上——原來是另外四隻小袋。他拿三隻放在褲袋裏，只把第四隻袋打開。櫃台上馬上就閃爍發光。哈耳司皺皺鼻頭說道：

「等一等，讓我把百葉窗關上；剛才我正打算把它關上，你就敲門來了。」

他走出門去推上百葉窗，向街道的兩頭都望了一望才回到店裏。他在櫃台後拿出鐘錶匠

人用的放大鏡，把它放在眼眶上，細細觀察看的那些寶石；它們是六粒閃耀的金鑽，三粒呈綠，十二粒呈藍，八粒發紅。來客靜靜地觀察他的舉動，特別注意他的手指動作。哈耳司看的時候，却把兩手放在身後。這種小心的舉動顯然使得來客滿意，因為他說：

「你可以動它們，沒有關係。」

「呵，用不着，」哈耳司回答道：「不用動它們，什麼我都知道。」

直到這時為止，客人說的是荷蘭話，可是他說得並不流利，而且話語中還夾雜着德語和法蘭西斯語。他聽不懂哈耳司剛才回答他的話，因此他問道：

「你會不會說英國話？」

「會的。你是英國人麼？」

「不，我是愛爾蘭，科爾克地方的人，不過我在殖民地各處客居了不少的時候。」

哈耳司用銳利的眼光，把他渾身上下打量了一番以後，喃喃地說道：

「只要你願意……」

他的話只說了一半便截住了，他重新低下頭去察看那些寶石。客人聽了他的答話，好像有些不安，他提高了嗓音，做出傲慢的神氣說道：

「我和你說……」

「哼，你是英格蘭人也好，愛爾蘭人也好，瑞士人也好，和我有什麼關係呢？」哈耳司說道：「你賣，我買；別的事我不管。你來找我是爲的要賣這些寶石，對不對？」

「不錯，是爲的要賣石。」

哈耳司背靠着牆壁，手拈着領下的山羊式鬍鬚，問道：

「這一堆你要賣多少錢？」

「呸！虧你說得出這樣的話來！」客人帶着譏諷的口吻說道：「你以爲我賣寶石就像賣破銅爛鐵一樣，整堆的賣麼？」

「你是怎樣買來的就怎樣賣，」哈耳司安閑地回答說：「並且，我不管生意該怎樣做法，我只管寶石有多大，有多重……」

「什麼？你做生意是這樣做麼？得了，老傢伙，你用不着和我裝模做樣，咱們還是正正經經地談談咱們的事吧。這些石子都是上等貨。你也用不着挑剔，它們全是一點毛病都沒有的。並且我也問過內行，和你一樣地知道價錢。」

哈耳司坐上櫃台，一面玩弄着最大的鑽石，一面說道：

「還是痛痛快快說法文吧，省得費勁。」

客人握緊了兩個拳頭。他是個彪形大漢，要打起來，哈耳司經不起他的一擊。但是這位瘦小老人的態度非常鎮靜，而且他的手是放在袋裏，好像在掏某種物件。大漢想了一想，覺得還是不動手爲妙。因此，他用法文說道：

「你要買，一粒一粒地買。」

「不，算整個的。」

「不行。」

說完了這句話，他馬上把他叫做「石子」的東西握在掌心裏，準備放進袋裏，一面問道：

「這是你最後的一句話麼？」

他的口氣非常堅決，因此哈耳司倒躊躇起來。這些寶石確是上等貨，放着一筆好主意不做未免太傻了。

「再讓我看看。」

生客放開手。哈耳司照着不同的色采和大小，把寶石排列起來，心裏約略計算一下，隨

即用手指點着數：

「三千法郎，兩千五；兩千三；這兩粒算一千五。」

生客等他說完，然後半笑半諷地說道：

「我的錶你也要買麼？」

「嚇嚇，只要它值得買，」哈耳司回答的時候，態度依然非常安詳：「不用開玩笑，還是說正經話吧。寶石和鈔票不一樣，不能隨時當錢花。要把它們賣出去的話，我得等上半年，一年，或者更長久些。寶石不是活動的錢，是睡着的錢。」

「只要你願意賣，明天就能夠把它全都賣出去。」

「話倒不錯，可是警察呢？」

「警察管不着。這些寶石並不是賊贓，不受什麼法律的管束。你查查這一兩年裏歐洋珠寶被偷竊的單子，看究竟有沒有像我的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你爲什麼不把它們拿到大珠寶商店，却拿到我這裏來呢？他們出的價錢比我高……」

「我問過你沒有，像你這樣有錢的人，爲什麼跑到這個老鼠洞裏來住？你有你的秘密，

我有我的秘密。用不着多說廢話。只要你的價錢出得合適，我就賣給你。」

「四萬法郎吧，湊個整數。」

「好，就四萬。」

哈耳司打開保險箱，拿出一捲鈔票，同時嘴裏咕嚕道：

「四萬！四萬！數目可真不少……不過既然說了，也就只好算數……你還有別的東西賣麼？」

「有的！」客人說着就從褲袋裏拿出另外的那三隻小袋來，解開袋口，把裏面的物品倒在櫃台上。同樣的貨品，同樣的數量，也要同樣的價錢。

「十二萬法郎！」哈耳司叫起來。

「一個蘇也不能少！」（註：一法郎值二十蘇）

他馬上就打算把貨品裝起。哈耳司止住他：

「你怎麼那樣急，也該讓我喘一口氣呀！等我算一算……我要是有這許多錢，我也不打算和你講價了，可是我有的不過這個數目的一半……這樣辦吧；我現在給你六萬現款，其餘的六萬你等三天再來拿，你說好不好？哦！你放心好了，錢是準靠得住的，我的話就等於

「張支票。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又從保險箱裏拿出一捲鈔票來。客人想了一想，說道：

「好，就這樣吧。」

哈耳司轉過頭去不讓客人看見他的笑容。然而他却不能完全控制住激動；數鈔票時，手指不住地發抖。

「五萬七！五萬八！五萬九！六萬。」

客人拿起鈔票，馬上向外走去，正走到門口却又轉身回來。

「身上帶着這許多錢，誰也不知道會遇上什麼樣的倒霉事。你有沒有手槍，賣一支給我？」

「手槍麼？有的，我有一支上等手槍。」

他遞上一支大號勃郎寧。客人接過去看了一眼，問道：

「多少錢？」

「一百法郎！」

「我沒有零錢，這是一張一千法郎的票子，你找給我九百吧！」

哈耳司用手勢止住他。

「你用不着現在給我，在你的賬上扣去就是了。」

「隨你的便，」客人說着就舉起手槍對住哈耳司，好像在試試它中用不中用。

哈耳司笑了一笑，從他的右邊袋裏掏出一隻一模一樣的武器。

「這支手槍是裝好了子彈的，我只要輕輕動它一動就可以拿回我的錢來，對不對？你說看，你要是處在我的地位，你肯不肯放過這個機會？」

「你要放就放吧！」客人看見他自己的心思被人猜透，氣得了不得。

「我放槍麼？真是，你怎麼會想起這種事來！監牢，還受得了，可是絞繩呢？哼！……喂，你要帶點子彈去在路上用麼？」

來客把手槍扔在地上，轉身向外走，砰的一聲把門關上。哈耳司跟着走出去，站在門口觀望，一直看見他在街口轉了彎手回到店裏。他重新把所有的寶石排在櫃台上，恭恭敬敬地對着它們望了許久，隨後突然大笑起來，高聲說道：

「值好幾百萬的寶石只花了十六萬法郎，嘻，嘻！約琴老頭子，你這筆生意做得真不壞

！」

可是實際上他的運氣比他所想的還要好些，因為那人後來並不會來拿哈耳司欠他的六萬法郎。

第一章

環球輪船公司的經理哈當先生走過公司大廳的時候，不覺停了一停。在公司張貼電報信等的佈告板前面，擠滿了一羣熙攘不寧的人。

公司的大型輪船清上號已經有十天沒有信息了。當天早上紐約的無線電臺發佈了一件輪船出事的消息，然而卻不會說明準確的情形。上一天夜裏的氣候報告指出印度洋上有風暴發生。這兩項新聞連在一起，再加上公司的保守緘默，便馬上使得民衆激怒起來了。

公司裏的小使看見經理來到，立刻走去開電梯的鐵門。哈當做了一個「不必」的手勢，轉身走進左邊的一扇門，便從樓梯上去了他的辦公室。

桌上堆集了約有二十多封電報。他只把第一封望了一眼，便把其餘的推開了。他在室內來回地走了幾步，停在窗前，把前額貼在玻璃上向着老舊的港灣眺望，港內停滿了船隻，碼頭上全是人們。他放下窗簾，走到掛在壁上的一張航程圖前面，用手指隨着航線移動；從哈弗爾（註：法國著名的大轉運港）起程，越過大西洋，繞過好望角，再橫渡印度洋向着目的地澳洲走去。但是手指指到這裏便立刻停住，兩眉也便皺在一起。

這時門開了。他馬上做出鎮靜的樣子，也不轉身，便說道：

「古特烈，是你麼？」

「是我，經理。」

「有消息麼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哈當口裏吹着一個歌調，可是剛吹了幾個音便咕嚕道：

「這事真有點麻煩。」

「豈只麻煩，簡直讓人擔心。」

哈當馬上轉過身來。

「啊，難道這裏所有的人，連我的職員在內，都像那些羣衆一樣喪失了理智麼？就只因爲一個得了錯誤消息的新聞記者發出了一個愚蠢的報告，大家就像着了魔一樣。這是怎麼一回事，就連你……」

「我並不會着魔，經理，我不過覺得放不下心就是了。這是我的本分。船開了出去已經三十天了……」

「它到過的地方都有報告給我們；並且我們還時時從無線電和它通消息……」

「可是自從本月十七號它到了聖保羅島以後却一點消息也沒有。」

「從聖保羅島到墨爾本（註：澳洲要港之一）的途中它是不停的。」

「不停是不停，可是並不是就不發電報……」

「也許發報機損壞了。機器只是機器，沒有不出毛病的。」

「我也這樣說過，我之所以覺得還有一線希望也就在此。」

古特烈說話的時候態度十分恭敬。哈當先生定睛望住他說道：

「照這樣說來，你真是不放心了，是不是？」

「這話我承認，不過我並不會把我擔心的事告訴過任何人。逢着有人來探聽消息，我總對他說是平安無事。可是不瞞你說，事情越來越難辦了。大家都以為我們把實在的消息隱藏起來……除此以外，還有不知道是誰散佈的謠言……」

「什麼謠言？你不必瞞着不告訴我。你知道我是不歡喜聽謠言的，不過你說了一半反不如完全不說的好。」

他雙手握住古特烈的衣領，因為又生氣又激動的緣故，聲音也顫抖起來了。

「好吧，我告訴你吧。他們說海上號這隻船太舊了，在起程以前應該詳細檢查一遍，又說貨物裝載得太多，又說船長在起程前應該把這情形告訴你……總而言之，他們說公司犯了疏忽的罪。」

哈當先生舉起拳頭，用力在桌上一擊：

「混蛋！這是誰說的？」

「經理，誰都沒有說，可是誰都在說。究竟謠言是從什麼地方造出來的我不知道，可是它却一直傳到你的辦公室門口。我呢，我整天和公司內外的各色人等接觸，這話始終在我的耳邊嗡嗡作響：問題裏有它，隱語裏有它，甚至沉默裏也有它。不到一點鐘以前，梭定倍克洋行的副經理還……我盡力打斷他的話頭，可是……」

「倘若他再來，你讓他來見我。」

「是的，經理。」

這時電話機的鈴響了起來。

「你聽聽看，」哈當指着電機說。

古特烈取下耳機來聽，隨即掉過頭來對他的上司說道：

「這正是倍克先生。」

「叫他上來。」

哈當靠着壁爐，點上一支香煙。面色蒼白的倍克先生走了進來。哈當指着一把椅子請他坐下。

「倍克先生，你到這裏來有什麼事？」

「經理先生，我聽見了一些話使我的心亂得很；外面傳說海上號輪船遇險，公司知道消息却不敢承認。」

哈當指着堆在桌上的電報說道：

「我們在這二十四小時內收到的電報都在那裏。請你記住，它們中間沒有一封提到那樣的消息。我敢向你擔保，倘若上帝的意思，果然出了那樣可怕的事，公司決不肯把消息隱藏一秒鐘。」

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可是你也得明白海上號裝載了值一千萬的寶石，我和我的同事的全部財產都在這裏了。你想我能够不着急麼？」

哈當先生的緊張的手勢打斷了他的話頭。哈當滿臉漲紅地說道：